



從蕭軍到蕭紅

穆欣欣

我先認識蕭軍，後認識蕭紅。連續兩個「認識」，是有區別的。認識蕭軍，始於活生生的人。準確來說，我是通過父親認識蕭軍。而認識蕭紅，是多年後的今天，重讀她的作品、重新理解蕭紅作品之於中國現代文學的意義，以及她在女性寫作傳統上的開拓，這中間相隔四十年。

一九八七年五月，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澳門，蕭軍任團長。代表團下榻葡京酒店。那時葡京酒店前，是銅馬廣場；廣場對開是海面、是堤岸、是參天大樹。所謂的「銅馬」是一座雕塑，是第七十九任澳督亞馬喇騎在馬上的造型，澳門人稱之為「銅馬像」，雖然當年我們並不清楚銅馬像的主角是誰。這座雕像，於一九九二年澳門進入回歸前的過渡時期拆卸，後運返葡萄牙，安置於里斯本機場附近的一座公園。今天，葡京酒店前已成為澳門公共交通樞紐；當年的海面變成腳下的陸地，唯有「亞馬喇前地」這個地名，尚能窺見一絲歷史痕跡。

銅馬廣場是當時的澳門地標之一，銅馬像的遷移，印證了澳門時代之變。

父親那時每天從居住的內港步行到銅馬廣場晨運。有一天，父親在廣場遇到散步的蕭軍先生，身旁是女兒蕭耘。年輕時父親是文藝青年；中年從東北移居澳門，生活擔子沉重，卻初心不改，成為標準的文藝中年。

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澳，在小城是大事。父親關注澳門報章連篇累牘的報道，可是他沒有想到自己會偶遇蕭軍父女。那時澳門人口不多，遊客也不多，清晨的銅馬廣場更顯空曠。據父親回憶，蕭軍滿頭銀髮，頭戴一頂小帽，站在銅馬廣場的大可樂瓶裝置旁，女兒蕭耘正在為他拍照。父親認出蕭軍，貿然上前，深鞠一躬，並自我介紹。父親此舉，出於對文學的熱愛，還夾雜著「君自故鄉來」的親近感與鄉愁。

許是出於同鄉之誼，蕭軍約父親晚上到葡京酒店見面。父親下班後順路買了水果帶去，蕭軍見了大笑說：「哈哈，還買『鮮貨』來！」北方人管水果叫「鮮貨」。父親擔心蕭軍父女認為自己「白撞」，主動遞上證件，此舉又把蕭軍逗樂了，說他毋須查父親的檔案。父親和蕭軍談得投緣，蕭軍關切地問父親有什麼需求，父親說只想要蕭軍寫的《吳越春秋史話》或是在撫順時寫的京劇劇本，老人遺憾地兩手一拍說，「都沒了！」

如今再憶這段往事，我不得不佩服父親的博聞強記。移居澳門後，原來家裏的書都沒有帶來。媽媽最後悔的是不該把外公留下的《康熙字典》放在親戚家裏保管，後來親戚說沒見過字典。父親知道蕭軍寫過劇本，全憑記憶。後來我專門去看中國作家資料網，記載蕭軍在新中國成立後曾從事戲劇創作，撫順京劇團還演出過他編寫的歷史劇《武王伐紂》。

蕭軍在澳門的幾天，父親每天下了班就往葡京酒店去，看看老人有什麼需要。蕭軍父女離開澳門前，父親見他們帶的東西太多，就從家裏拿了一個當年港澳最常見的紅格子旅行包送給他們。

蕭軍回去後，請女兒蕭耘代筆寫過幾封信來，隨信有他們父女和父親在銅馬廣場的合照，並寄來《八月的鄉村》簽名本。因為父親的關係，當時我也留意報紙上中國作家代表團的報道，蕭軍的名字常與蕭紅相連。

蕭軍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在京逝世，在他訪問澳門後的一年，享年八十歲。

現代文學史將蕭軍和蕭紅歸入「東北作家群」。《八月的鄉村》和蕭紅的《生死場》一起成為當時受到關注的抗日小說。兩部作品是在「九一八」事變後東北淪陷，作家流亡上海及抗日救亡思潮高漲的背景下誕生，收入以奴隸社名義出版的《奴隸叢書》。魯迅為兩部作品作序，尤其稱許《生死場》「力透紙背」，寫出了北方人民「對於生的堅強，對於死的掙扎」。

當年的我，儘管還不能深刻理解「二蕭」作品，但當年讀到《生死場》中「人和動物一起忙着生，忙着死……」這樣的句子，心頭被猛烈撞擊。直到今天，每想起蕭紅，這句話就會在腦海浮現。近讀張莉教授《她走過無數人間：蕭紅和她的文學世界》，更有耳目一新之感：「把人

比喻為動物或者植物是《生死場》最鮮明的特徵，這些比喻遍布《生死場》，構成蕭紅作品的標誌性特徵。」

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間，蕭紅從東京、北平寫給蕭軍的四十三封信，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才在蕭軍整理舊物時重見天日。蕭軍以毛筆逐一抄錄，並加以註釋；在蕭紅誕辰七十周年之際，這批書信連同註釋集結為《蕭紅書簡輯存註釋錄》，成為蕭紅研究的重要資料。

因為先「認識」蕭軍，後「認識」蕭紅，我不自覺地墜入蕭軍視角去看蕭紅。又或許是蕭軍比蕭紅多活出幾十年，在人們關注的二人關係上，因而擁有更多發言與詮釋的機

會，蕭紅書簡的註釋便是一例。張莉教授這本書，幫助像我這樣的讀者重新調整視角，回到蕭紅的文學世界。書中以「從蕭紅的角度理解蕭紅書信」為出發點，尤其值得關注。張教授嘗試將蕭紅書簡從蕭軍的註釋中抽離，還原為蕭紅的心聲，讓我們看到她多重的面貌：作為女性的「弱」，與作為寫作作者的強大，原來可以並存：「我主要的目的是創作，妨害——它是不行的。」（蕭紅《致蕭軍》）

今年是蕭紅誕辰一百一十五周年。她的一生短暫，只活了三十年，創作生涯不足十年。張莉教授將於十月二十四日應澳門青年讀書會之邀，帶領我們重新走進蕭紅的文學世界。



▲哈爾濱美術館月前展出「尺素情長——蕭紅回家及近代名人手跡特展」，其中包括蕭紅的《呼蘭河傳》。

高三的节奏



柳絮紛飛
小冰

洛杉磯和香港的中小學，在務求學生均衡成長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，大都在下午三點過就放學，家庭作業不多，學生有時間顧及興趣愛好和參加社會活動。甚至開設烹飪藝術課，訓練自我生存能力，高三也會出國遊學，跳舞跳到畢業。

洛杉磯天普市高中的高三學生們，日程裏的義工活動、出國遊學、文藝演出還在進行。古老優雅的洛杉磯聖蓋博劇院，附近中小學的學生演出大都在那裏舉行，交響樂、歌舞、話劇，以及兩年一次的中國舞。趕上了今年洛杉磯天普市高中的中國現代舞專場，那是一所名校，裏面有很多華裔孩子，Sophia和Jessica當晚表演中國舞、中國武術和九節鞭。

演出前有兩個講話，講者不是校長也不是官員，而是舞蹈隊的指導老師和隊長。隊長說，她深深地熱愛著舞蹈，童年時期就夢想有一天能站上舞台，向觀眾展示自己優美的舞姿。她確信自己當舞隊隊長以來變得成熟了，學會了彈性合作的領導作風，明白自己肩負的責任，並相信同伴們的集思廣益遠超乎自己所能。她感到，在學習累了或者遇到瓶頸的時候，來到舞隊翩翩起舞，身心就輕鬆了，思路就開闊了。天普市高中，我相信，學生的課業不輕。

那位指導老師很自豪，她特別欣賞同學們彼此關照、共同進步、相互支持的團隊精神，認為那是人生的財富，有利於未來的職業生涯。她被同學們認真、快樂、充滿歡笑的狀態所感染，讚揚他們在演藝上的進步，認可他們在排練中辛勤的付出，看到學生們通過跳舞，心智更加健全，體質更加健康，意志更加堅韌。

從選材到編排，到排練、燈光、布景、音響以及舞台設計，都由學生們自己操作。當晚最受歡迎的節目，是由三位學生和三位老師聯合表演的一個現代舞，高中生差不多算成年人了，陌生人看舞台上的演員，說不清哪個是老師哪個是學生。

評判組由各所學校的舞蹈老師組成，成績高低有別，天普市高中的節目得分總是排名在前。當晚有市府官員捧場，雖然沒有請他們上台講話，不過單單是到場，已經是很大的支持。

工作人員全是義工、校友、校友家長，有八九十歲的老校友，祖孫三代都畢業於這所學校。一位叫Jerry的男士，拄着助走器械到來，他的攝影技術相當專業，每次活動都到場拍照，回家後把照片整理出來，放進網頁，供大家免費下載。

把個人發展與奉獻社會相結合，把做義工納入升學考核範疇，所做的專業、時長、工作態度全部寫進大學申請表。那是在書面考試中無法呈現的另一面，可以審視一個人有否擔當、潛質和奉獻精神，不達標的，進不了好大學。



君子玉言
小杏

國慶假期看了電影《給阿嬤的情書》。故事講得安安靜靜，觀者為之動容。

「暹羅雖遠，心有所寄，身若比鄰。切要平安，即為團圓。」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漂泊海外的華僑寄書信回故鄉，信中夾着匯款。潮汕方言稱書信為「批」，這種信款合一的跨國家書便是「僑批」。泛黃的僑批漂洋過海，從暹羅抵達潮汕。一頁信箋，幾句鄉音，數塊銀元，託寄着異國打拚的遊子給故土親人的全部牽掛。二〇一三年，「僑批檔案」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《世界記憶名錄》，被視為全球移民史中獨一無二的民間見證。

一個多世紀裏，僑批從未斷過，裝着亂世之中全家的期盼。僑批薄如蟬翼，字跡有的工整端莊，是鄭重其事地託人代筆；有的潦草倉促，像是在碼頭邊匆匆寫下，轉身便交給「水客」帶走。許多僑批只在封面寫四個字：「人在銀二」——「人在」，是報平安；「銀二」，是說明寄回二銀元。惜墨如金的背後，是中國人含蓄而克制的情感表達。深淺不一的墨痕背後，是一段段被海洋阻隔的人生。

電影講的，就是這樣一疊僑批背後的故事。

潮汕青年鄭木生為躲避抓壯丁，告別妻子葉淑柔和三個孩子，隻身赴暹羅討生活。異國謀生萬般辛苦，他租住在柴房，蹬三輪、搬貨、跑船，把血汗掙來的錢源源不斷寄回潮汕。他不識字，信是請人代筆的：「隨信寄銀二十元，以補家用」，「敬你持家有方，但切莫過於節儉，一切有我。」也有對妻兒深深的思念：「湄南河畔木棉花盛開，像極了家鄉的春天，壓了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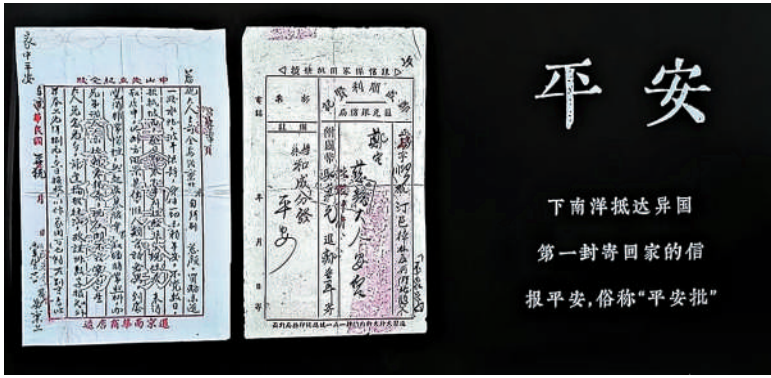
一紙僑批 山海存義

朵在信中，望你也能聞到花香。」「行船入夜，恰江上明月，圓如玉墜，仿若身在故鄉，似與你並肩共賞。江海萬里，心中念你，便不覺遙遠。」

淑柔的回信中，每每叮囑「切要平安」「你免掛念」，也告訴丈夫鄉間日常：番薯豐收，「大弟最饞嘴，半夜摸黑，又偷啃番薯，響聲吵醒我們」。冬至來臨，「打了新棉被，眠床燒烘，不畏天寒，你免掛念。待你歸來，再一同看正月的花燈」……木生囑淑柔寄一張全家照片，淑柔告訴丈夫：三個孩子興奮得徹夜難眠，天未亮便出門照相。「穿黑衣服的是大弟，白衣服的是小弟，大妹最聰明……」

在暹羅，木生一邊拚命掙錢養家餬口，一邊做着許多和錢無關的事。旅店失火，他衝入火海救出南枝父親，因捉拿縱火者出手過重坐了牢。他鼓勵同鄉開讀書班教華人孩童學潮汕話和漢字，把南枝也拉進班裏讀書。多年後孩子們長大，捐資助學，學校以「木生」命名。一九六〇年，他在湄南河跑船時，遇鄰船遭劫，挺身相救，受傷落水身亡。木生虧欠妻子一場白頭，虧欠孩子朝夕陪伴，卻從未虧欠任何一份萍水相逢的善意。

謝南枝，暹羅旅館老闆的女兒。木生去世後，她繼續以鄭木生的名義，給遠在潮汕的淑柔寫信、匯錢，一寄十八年。每封信的開頭都是「吾妻淑柔，見信安康」，她還寄



布料、臘肉，兌現木生曾許諾的單車：「淑柔吾妻，付去單車一輛，應你之承諾，我恆記於心。」逝去的木生，就這樣在南枝給淑柔的信中繼續活了十八年。而南枝自己，靠擺攤、經營小吃店謀生，從青年走到中年，終身未嫁，收養了一個男孩相依為命，省吃儉用，一直支持着淑柔母子四人。那本不是她的責任，也並非她對誰的承諾，她卻做了十八年。

十八年後，淑柔打算去南洋與丈夫團聚。南枝無法再瞞，寫信道出真相，附上木生與她和識字班孩子們的照片。郵差途中遇雨落水，信毀了，只有照片送到淑柔手上。淑柔誤以為木生已在海外另組家庭，便搬離舊居。從此，南枝寄到原址的信全被退回，聯繫中斷。

四十年後，得知真相的淑柔到泰國看南枝。此時淑柔八十八歲，南枝八十六歲，阿爾茨海默病把南枝大半輩子的記憶拿走了。她看着眼前的人，說：「我老了，什麼都記不得了。」淑柔積攢了一輩子的話已經無法與南枝交流了。

臨走前，南枝像是恍然大悟地叫：「淑柔姐啊？」「我上次寄的鹹豬肉，你有收到嗎？好吃嗎？」淑柔說好吃。南枝點點頭：「好吃，我就再寄。」兩位白髮蒼蒼的老人默默相擁。大半輩子的山海遙望，十八年無人知曉的默默守諾……許多往事被疾病帶走了，唯獨心底那份惦念留了下來。

木生的仗義，南枝的信諾，淑柔的堅守——木、枝、葉，組成了一棵大樹。「[江海有岸，團圓可盼]，這份跨越半生的情義，穿過重重山海、漫漫歲月，是另一種意義的團圓，更是歲月最動人的成全。」

◀僑批真跡「平安批」。作者供圖

停車坐愛楓林晚（上）



自由談
魯力

秋天到了，楓葉開始紅了。前幾年，我是在秋末去的青森縣看的楓葉。楓葉的紅，不是大紅，也不是紫紅，是一種很溫潤的、沉着的紅。在奧入瀨溪邊的酸湯溫泉，清晨起來，推窗便是一谷的紅。霧氣繚繞其間，那紅便是朦朦朧朧的，時隱時現，像做了個夢似的。院內的幾株楓樹，有大紅的、橘紅的、金黃的楓葉，層層疊疊地鋪開去，倒映在庭園的池水裏，配上其旁靜靜立着的石燈籠，頗有幾分禪意。

然而說到紅葉，北京香山的紅葉也紅得熱烈、紅得艷麗、紅得有歷史文化底蘊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香山那漫山遍野的紅，是黃櫨。黃櫨的葉子是橢圓形的，到了秋天，由綠轉黃，再從黃轉紅。香山有九萬四千多株黃櫨，是乾隆年間栽下的，西北風年

復一年地把樹籽吹向東南的山坡，它們便在那裏生了根，一年一年地紅着，紅了兩百多年。

到香山觀紅葉，講究「二晚」。一晚是晚秋，二晚是傍晚。傍晚時分，夕陽從西邊斜照過來，光是暖色，有紅有黃的。打在滿山葉子上，葉子便像着火似的，卻又燒得不急不躁，是那種文火慢燉的紅。

站在半山腰，左看是紅，右看也是紅，天邊晚霞也是紅的，分不清哪一重是霞，哪一重是葉。這時你會覺得，杜牧說的「停車坐愛楓林晚」，那個「晚」字，實在是妙得很。

說到這句詩，前些年倒是有過一場不小的爭議。福建師大有個資深教授叫孫紹振，在文學評論界是有很大名氣的權威，與

北大的謝冕教授，並稱「南孫北謝」。他在電視上看到北師大教授康震，在《中國詩詞大會》上畫了一幅畫，畫的是一個人坐在石頭上看楓葉，旁邊停着一輛馬車。孫紹振就寫了一文，說這個「坐」字，畫錯了。他說「停車坐愛楓林晚」的「坐」，不是「坐下」的「坐」，是「因為」的意思。停下車來，是因為喜愛這傍晚的楓林。這話，從訓詁學上講，是沒有錯的。杜牧這句詩的意思是：停下車來，是因為愛這楓葉的晚景。順暢，也貼切。

孫老師是我的博士導師，中秋節前，我去看望他時，順口問起了這件事。

他笑着告訴我兩件內幕：一是，在古漢語中，「坐」字作「因為」解，是有很多例子的。《陌上桑》裏說：「來歸相怨怒，但

坐觀羅敷。」即，耕田的人回來互相埋怨，就是因為看了羅敷，把活兒給耽誤了。這裏的「坐」，就是「因為」。此外，孫老師的孫女正在讀小學三年級，她的語文課本上正好有對古文「坐」的解釋，就是「因為」。

二是，孫老師說，其實他在文章中並沒有對康教授點名，而是說，有位女人畫了這樣的一幅畫，來解釋杜牧詩中的「坐」字是理解錯的。但是，後來有人將其對號入座，並炒大了這件事。其實，他與康震教授也認識，算是朋友，不會不給面子的。孫老師的較真，有他可愛之處。一個做學問的人，看到「坐」字被理解成「坐下」，心裏着急，非要出來說幾句話，哪怕得罪人。這種「迂」，其實是一種認真。